

李小龙： 追求多彩人生

研通社 彭茜



在回国后的十年里，李小龙所在的电信和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成为代表中国经济成就的标志性行业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件，见证了历史，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明确了在国内发展的信心。

从电信、网络到节能、环保的绿色科技领域再到投资合作；从一开始的技术工作，再到市场、营销、管理，85级电子工程系李小龙的履历显得“多姿多彩”。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岗位，李小龙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热衷于不断尝试新事物、不断学习新知识。

“做了一两年，觉得这个工作比较熟悉了，就想换一个新的领域挑战，”他说，“不断学习新东西，会让头脑保持年轻，逼着你去动脑筋想事情，不至于落后，同时还能扩大视野和知识面，交到新朋友。”

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人际交往能力、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以及人脉资源被他从一个行业带到另一个行业，帮助他很快地立足新领域。

结缘清华

追本溯源，这种对新领域不断尝试的勇气与努力来自在清华接受的五年教育。1985年，李小龙由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保送至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此这座钟灵毓秀的园子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清华的五年间，没有现代的手机、网络，没有太多新潮的娱乐活动，更多的时间用在了不断学习新知识、不停思考、与同

学交流上。

1985年到1989年的清华，正是思想极度活跃、氛围特别开放的一段时期。在西阶、三教的大教室、在主楼西区208、在大礼堂，一场场内容、观点各异的讲座让当时的清华学子产生了思想上的碰撞。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形成，报纸上各种思维、思潮，在精神和思想上也影响着李小龙。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孜孜追求镌刻于这位清华学子心上。

“这些讲座我听得很多，自己也会去看一些相关的书报，让我思想一直比较开放，愿意接受各种新事物，对不同的想法尽量去理解。”他说，“我学会去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经历所产生的不同，学会去包容、宽容他人的缺点，这与那一段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李小龙至今仍记得1986年夏天一场老山战斗英模报告团的讲座。史光柱——那位在边境作战中4次负伤、8处重伤、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为大家娓娓讲述自己的作战经历。他讲到，在战场上通讯设施非常落后，没有信号，步话机、发报机都不好用。在山沟里、山坡上根本无法通讯，大炮要往哪里打？支援请求怎么办？大家只好靠喊。战友们多希望手中有一

个可以通话的工具，哪怕是声音大点的喇叭也好。研制出好的通讯设备应用于国防——史光柱在讲座中表达了对大学生的期望。

这在1986年是一个很典型的讲座，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国家经济在发展、科技在等着振兴，同时在南方边境还有反侵略的战争。作为无线电系的学生，李小龙很受感动，立志以后搞通信，研制出战场上需要的设备。尽管最终没能实现这一理想，但李小龙坦言这样的讲座让他形成了强烈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19岁、20岁的青年学子，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的时期，史光柱等人也正是20岁刚出头的小战士，同龄人的不凡经历让当时的清华学子深受感染。

“演讲结束后，我特意让史光柱在自己的学生证上签了名，一直保存到大学毕业，交还给了学校，现在想来真应该自己好好保留。”李小龙感慨道。

“行胜于言”的校风也被每一位老师、同学所践行，李小龙至今对身边的老师和同学所表现出来的为人、能力和特长钦佩不已。踏实、好学，待人真诚、实在，这是李小龙恪守至今的行事准则。在工作中，李小龙总提醒自己不能辜负清华这块牌子。“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动力，我做事并不是非一百分不可，而是首先想着千万别不及格，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努力做得更好。”

出国VS归国

自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成立开始，留学海外成为很多清华学子的选择。李小龙也不例外，1992年，他只身一人背起

行囊，飞赴大洋彼岸的加拿大Simon Fraser 大学学习。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物质生活及科技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随着改革开放，很多同学的父母有了对外交流工作的机会，他们带来的信息，让当时的一些青年学子深受震撼。大学生出国开始有了一些苗头，这尤其体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出国在当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家觉得自己太穷太落后，应当出去看一看，开开眼界，挣些钱。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对一种相对自由环境的向往，促成了当时的出国热潮。”李小龙关于出国缘起的回答非常坦然，“当然我不排除一部分同学有想法去学一些新的科技知识报效国家，但就我自己而言主要还是出于第一个考虑。”

同样的原因影响了85级的一大批学子，考托福、GRE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选择。毕业之后的几年，从1991年到1996年，出国潮更是达到了顶峰。目前仍有许多人定居在国外，大部分在美国西部的加州和东部的纽约一带。

1992年至1997年，他离开的五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五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股市开了，超市也出现了，往国内打电话也更加方便了。在国外的李小龙陆续听说国内有同学也开始买车、用上手机了。但那个时候的西方媒体，还是带着变色眼镜看中国，对中国的报道更多地偏向负面和落后面。互联网在北美也才刚刚兴起，身处海外的李小龙，更多地是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朋友家人的来信及随信寄来的剪报了解国内的情

况。

而他在加拿大的生活也能够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也慢慢变得客观。看到了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不恰当的抨击，在清华接受到的关于客观性和理解的教育慢慢开始浮现上来。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中国？而中国的未来，又应该是什么样的？

1997年，恰逢他所在的公司需要开拓中国市场，需要了解中国、会说中文、懂技术、懂英文、可以与总部沟通的人才。于是，在离开祖国五年之后，李小龙踏上了回国的征程，成为较早一批回国的清华学子之一。

“许多同学说我有远见，很早就选择了回国，但我回国更多的是机缘而不是远见”，李小龙说，“我是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随时准备撤回北美的想法回来的。”回国的时候他从未料到中国如今的巨变，没想到中国跑了满大街的车；没想到人人一部手机，家家几台电脑；更没想到现在的孩子从小学起就可以自费出国留学。

在回国后的十年里，李小龙所在的电信和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成为代表中国经济成就的标志性行业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件，见证了历史，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明确了在国内发展的信心。“你跟这个国家、这个文化、这片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你很难把她从你的心灵中割舍开来。而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更注重心理上、精神层面的东西。我喜欢看美国大片，但是我更习惯汉字，更喜欢读中文的小说、看方言小品。与朋友坐在一起打牌聊天，远比在国外物质环境上的优势更有吸引力。”他说。

学会感恩 回馈母校

2007年，在一次同学聚会时，李小龙听说电子工程系每年的贫困生比例大约有25%，他们付不起学费，吃饭都困难。这让他触动很大，没想到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在能走进清华的学生中，贫困生还有这么大的比例。正好清华校友会发起了励学金，2007年他捐资2万元人民币设立“清华校友——德强励学金”，到2009年已累计捐赠10万元。“德强”寄托了他对后辈学子们的期望，希望他们在求学的同时，不忘道德的培养，不忘回报社会。

“我们五字班同学毕业20年了，现在绝大多数同学应该没有温饱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抽出一点时间和金钱，去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做一些事情。有人可以捐上百万、上千万的金钱，也有人可以捐出宝贵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没有必要用金钱去衡量奉献的大小，关键看你的付出是不是真诚，是不是不带任何的功利色彩或目的，你的付出和回报对你来说是不是最宝贵的。”

李小龙认为捐钱从某种程度来说反而是最容易的，而花些时间、脑筋去想一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则更为困难。他自己也更愿意在这些方面有所付出，尽量去回报学校和社会。他常常与自己所资助的学生交流，希望用自己的时间和经验去帮助他们，让年轻人少走一点弯路。

清华园中的“活动家”

“大家推荐我接受这次毕业20周年采访，主要是因为我比较热心同学活动。”他说。在大学时代，李小龙就一直参与各种学生工作：大一、大五担任班长，还曾在系学生会分管体

育部的工作。1987年在学生会和体育部的组织下，无线电系在校运动会中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夺回了久违的马约翰杯，大家都非常兴奋。

1988年李小龙担任清华的足协主席，正赶上北京高校组织女足联赛。但清华并没有女子足球队，从哪里找队员参赛呢？听说西大操场有几个女生经常下午踢球，李小龙就跟他们取得联系，由其中一位也是5字班环境系的刘自敏同学担任队长，又从各系连拉带劝地找来一些同学加入，有5字班的孟蕾、潘红艳等。他找来计算机系5字班校男足队员金润成出任“扫盲教练”，李小龙自己则担任领队。如今屡获中超、甲A最佳教练的“金哨”孙葆洁当时刚刚毕业分配来清华，后来也被李小龙请来做了女足的“专业教练”，给队伍增添了几分专业色彩。来自大一到大四不同年级的队员们，从基本不懂规则，到最后熟练配合，经历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在一个多月的集训后，清华第一支女足队伍在有12个学校参加的比赛闯入决赛，仅仅输给主场作战、由专业运动员组成的北师大女足，获得了北京市高校亚军的好成绩。

现在适逢85级校友毕业20周年，李小龙又主动承担起了五字班通讯录的搜集整理工作。通过整理通讯录，他有一些体会想与大家分享：

“学校或者年级里固然有许多优秀的校友和杰出人士，但绝大部分清华同学都是默默无闻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耕耘，努力奉献。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但每一个人都是家庭和社会的基石，都肩负着不可或缺的重担。也许我们的人生闪光点就在当年进清华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就是平平

淡淡的岁月。清华5年，是我们大家的纽带，那些青涩伴着激扬的青春岁月和上下铺的兄弟姐妹，是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其次，五字班毕业后刚刚二十年，已有十几位同学去世了，有病故的也有意外的。这里希望大家多多保重身体。同学们大部分都在四十二、三岁，上有老下有小，最挤不出来的就是时间，最容易省出来的就是金钱。生命在于平衡，大家要平衡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家庭，平衡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活动，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和身体，多给家庭和社会做些贡献。”

而李小龙学长自己，现在确实也在做这种“平衡”。邀上三五好友，一起打球、出游，亦或打牌聊天，是他最惬意的时光。他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更多地回馈母校与社会，更多地关心和帮助身边的弱势群体。他积极参与筹办学校和电子系85级校友的毕业纪念活动，即便采访进行时，一旁的会议室中还有校友会议等着他参加。

“我不算是一个杰出的校友，只是代表了五字班一部分同学的经历而已。我在清华上学时算不上好学生，随大流儿就出国了，赶上机会就回来了，并没有一步步地设计好再走，也没有多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回头看看毕业后20年的人生经历，虽然自己一直在努力做好、不辜负“清华人”的名号，但更多地还是要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感恩社会。我非常庆幸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既看到了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和差距，也看到了全球化和多元化融合下的五颜六色，实现了自己多姿多彩的人生。”